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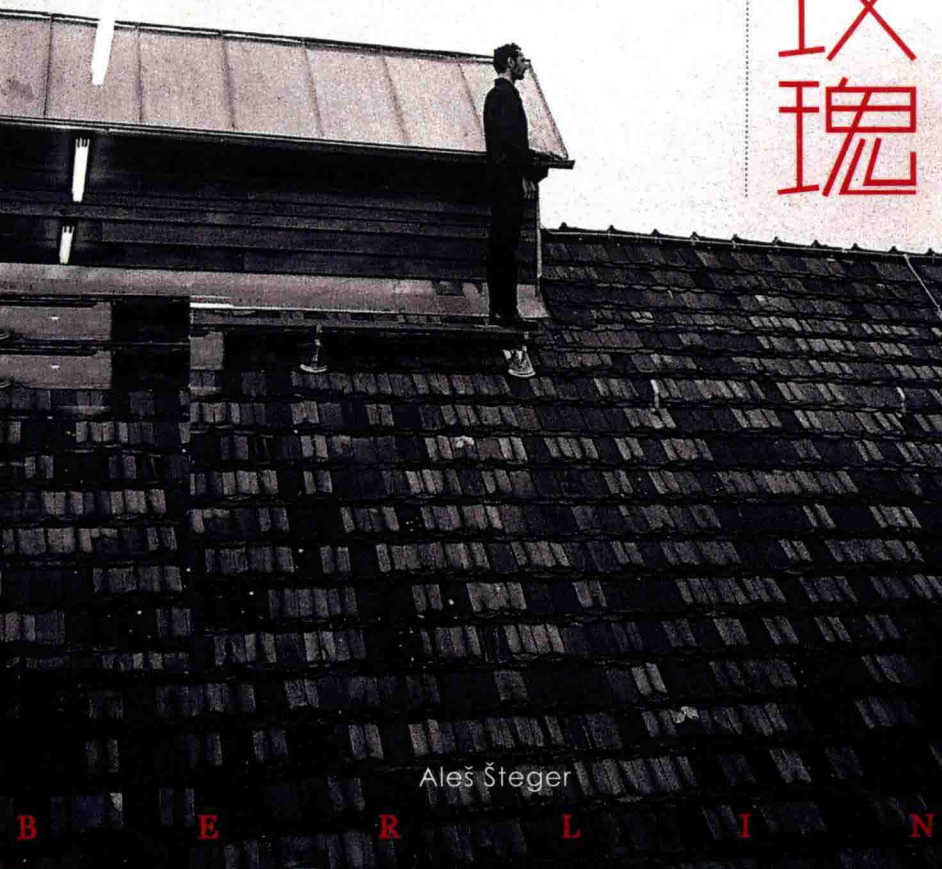
面 面 与 玫 瑰

柏林故事

「斯洛文尼亚」阿莱士·施蒂格 著

梁丽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leš Šteger

B E R L I N

面包与玫瑰

柏林故事

「斯洛文尼亚」阿莱士·施蒂格 著

梁丽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斯洛文尼亚)阿莱士·施蒂格著;梁俐真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8053-4

I. ①面… II. ①阿… ②梁… III. ①散文诗—诗集—斯洛文尼亚—现代②摄影集—斯洛文尼亚—现代 IV. ①I555.425②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3164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 划 人 倪 为 国

BERLIN

by Aleš Steger

Copyright © Aleš Steg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eš Ste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568 号

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

作 者 [斯洛文尼亚] 阿莱士·施蒂格

译 者 梁俐真

策划编辑 王 焰

责任编辑 古 冈

封面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夏商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053-4/I·1917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本质上,每一座城市不过是你的房间的延伸,你从来不会彻底地无家可归。/……/所有城市中最理想的城市,在我看来,无非是大脑内部生活的向外翻转。

——杜尔斯·格林拜恩

最终,我学会了在词语中隐瞒我自己,而它们实际上是云。

——瓦尔特·本雅明

目录

第一章	烘焙房与药房	003
第二章	地铁站里的塔西佗	009
第三章	关于神庙	017
第四章	下一位,请	023
第五章	卡迪威	027
第六章	瓢虫	033
第七章	柏林—卢布尔雅那—东京	037
第八章	跳蚤市场	045
第九章	小红帽	051
第十章	面包与玫瑰	055

第十一章	B——Bruno 中的 B	063
第十二章	基诺(新生代)	067
第十三章	当钱念家	071
第十四章	在林登街九号的罪感	077
第十五章	库达姆大街	085
第十六章	下一站:自检	091
第十七章	胡须	097
第十八章	博物馆守卫的博物馆	101
第十九章	走私与地下	107
第二十章	普鲁士公园	113
第二十一章	断纹柏林	117
第二十二章	两厘米	123
第二十三章	含糖的	131
第二十四章	威莫区的窗	137
第二十五章	青枝	141
第二十六章	魔鬼山	149
第二十七章	贝恩医生的星盘	155
第二十八章	龙与异装癖	161

第二十九章 文学幽灵之屋	165
第三十章 施普雷河沿岸不为人知之境	171
第三十一章 结束篇	177
作者致谢	181

U1 U2 U3 U4



第一章 烘焙房与药房

我翻开《柏林日报》，浏览知识竞猜栏目——《你了解这座城市多少》——罗列的解答。流经柏林的河流的名字(听上去似乎我正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至少有这样一些：施普雷河(Spree)、哈弗尔河(Havel)、五勒河(Wuhlein)、潘克河(Panke)。约瑟夫·欧文·巴赫曼于1968年4月11日枪杀了骑自行车路过的鲁迪·杜契克^①。在柏林，每一年有

^① 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当年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主席，德国“议会外反对党”(APO)的灵魂人物，曾参与几乎所有APO组织的，针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大型抗议活动，在当时的学运中心柏林呼吁进行世界革命，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刺杀他的是一名来自斯图加特药房的学徒。(本书中的脚注均为译注)

12569 对恋人结婚；10245 对夫妻离婚。这个城市负债 620 亿欧元。每一天，柏林有共计 3339436 的居住人口共消费 25 吨土耳其烤肉，相较于柏林的宠物犬们日复一日留下的日均 55 吨狗粪，这其实不算太多。JWD 代表“janz weit draußen”，“极其遥远，直到世界尽头”。一句流行的柏林格言是这样结束的：“愉快地生活，生气勃勃地生活，像一只巴哥犬在飞翔中安睡。”知识竞猜并没有涉及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柏林是一座烘焙房的都市。那些几乎见不到烘焙店影子的街道，它们拥有的命名权应被暂时剥夺；它们应该被连接到另外一些大街小巷，在那里，每家每户的门后都会飘出面粉和奶油卷的温暖芬芳；酥脆的牛角面包们在陈列柜中宣喻着饕餮的先兆。穿着令人生畏的制服的胖伯莎（Big Bertha）嘲弄地看着我。仅对没烤熟的面包芯和烤焦的面包皮而言，我的斯洛文尼亚-哈布斯堡-糟糠^①口音听

① 此处原文中使用的词语是“Kakanski”，它来自 kakanien，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戏称；两个“K”分别来自“königlich-kaiserlich”（皇朝-帝国的）。它被用以描绘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皇朝）这两个不同部分扮演的角色。Kakanje 在斯洛文尼亚语中如同 kacke 在德语中，指“屎”。

上去才会表面上有些德国味儿。伯莎含怨的表情让我意识到,当一只面包卷是柏林小面包(Schrippe)的时候,称作巴伐利亚小面包(Semmel),或把德国南部才有的薄煎饼(Pfannkuchen)认做“柏林包”或东德果酱包(Krapfen),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马丁·路德闯入了柏林的甜甜圈世界,所以它们不再血淋淋地滴着果酱;而这,对于参加天主教忏悔节的年轻人来说,同样对胃口。一只柏林甜甜圈里填充着巧克力,甜奶酪,杏仁糖酱,并被结结实实地撒上一层融化的糖。一位柏林人年均需消费 80 公斤糖,知识竞赛栏目还提醒,但这则信息并没有将我从胖伯莎考量和评判的注目解放。当我离开烘焙店,我便回到了我的语言;可在那里,字母 P 影子里的肚腩消失了,“烘焙房”(pekarna)成了“药房”(lekarna)。一家药房在烘焙房们的谛视下潜伏在奥利瓦广场的一处转角。片剂和粉剂,膏油和药酒,是牛角包,长面包,蛋糕和面包卷的无意识。仿佛这座摄食过多的城市,在每一个角落后面都需要一剂灌肠剂。然而,即便有烘焙房那不断被填满又被清空的货架形象存在,药房的外部形象总是难得一变——大号橱窗上总是相次排列着面露微笑的病人为阿司匹林片剂粉末和验孕测试棒的销售做广

告的海报。药房被时间豁免，它们对治愈的承诺同样如此。这些与永恒有关的店铺是不苟言笑的，而烘焙房，却为这座城市复杂的消化道内时间那持续的虹吸作用增添了一抹高光的强度。环绕建筑工地的红色安全围绳，风鏊的咔哒声，沥青路面上的垂直竖井，还有二月的雨水中被小心堆放的管道，无不在证实这座城市为它无懈可击的都市化消化活动所准予的保健。柏林正在慢性堵塞和饥饿之间踌躇。尽管这看上去不可能，但伯莎的双手并不能喂饱这城市，所以它永远在被喂食；伯莎用一把小笤帚清扫展示柜中的碎屑和种子，沉缓地结束一天；如同这座依旧匿名的城市四散分布的各种不同形象，它们曾在白日和黑夜之间播撒，之后被贱卖抛售。找寻甜食的途中，不是伯莎的手，而是奥利瓦广场另一端某位土耳其人的手拯救了我。似乎这里的甜食是用最脆弱的玻璃做的，盒子里，娇弱的一小块紧挨着另一小块堆叠着，盒子被小心翼翼地放进手提袋中的莴苣头和欧芹之间。很快春天就来了，这位土耳其智者说着，摸了摸他的双下巴。在柏林，这座移民城市，我们都是异乡人。异域的情愫相互联结，共同的浩劫亦然。他问我是不是想喝茶。他的妻子喜爱甜食，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在卖水果和蔬菜

的同时，也贩卖托伦巴^①和土耳其碎芝麻蜂蜜糖、果仁蜜饼和土耳其蜂蜜。但是独自一人守着窄小的店面是乏味的，他几乎总是迫不及待地与顾客攀谈。至少他可以与他们分享一点清静。寂静跟孤独的沉默是不一样的，他告诉我。终于，我在马路对面的超市圆满完成了采购。几名瘾君子在货架之间计算着价格差，他们用慢摇节奏的句子就采购行动谈论了一番，最终选择了一大瓶可口可乐和一包吐司。在堆满了货品的货架之间狭窄的过道上，我们的扫视会对接少许片刻，随即迅速中断，愧赧和瞳仁的散光同时坠落地面。收银员——她的名字叫奥尔加，而这是仿效伯莎的另一个已经模式化的名字；从这个角度看，人不应该被冠名——输入价格，伸开她白皙的双掌，如同伸在一柱水流下想要洗涤；瘾君子中的一位释放出满满一拳头硬币的小瀑布，露齿一笑。收银员对他们这种乐此不疲的重复了然于胸，但为了不出差错，开始清点那些一分、二分、五分硬币。光买了点可乐和面包片的瘾君子们，可以细嚼慢咽一番了；我，买了一整条全麦面包，莴苣，欧芹和一瓶意大利弗尔兰

① 托伦巴(tulumbe)，一种在炸花生外面包裹糖浆制成的小吃。

酒，也可以细嚼慢咽一番了，这品咂将我们联结。在一张与这类联结有关的纤薄透明的网里，在它编结的类同关系之中，关于家乡的记忆渗入我，细微到难以被察觉。如同一根看不见的线被针尖引着缄默地穿过一粒细小的种子，也许最终会有一串项链——一个小孩，嘴唇周围画着黑色记号笔描出的胡须，从街上走过。这样一座巨大城市里这唯一戴着面具的人提醒我，就在今天，他们正在埋葬一个来自普图伊^①的，因进食过度而死去男人，一个狂欢节饕餮客的戴面具的傀儡^②。或者，他们已安葬的是个女人？

① 普图伊(Ptuj)，斯洛文尼亚最古老的城市，位于该国东北部。它是作者的出生地。每年2月末人们会在此举办一个长达十几天的狂欢节；狂欢节融合了天主教和斯拉夫异教的元素，用意在于驱赶严冬，欢迎春日，为健康和丰盛祈福。人们在这个狂欢节的着装与面具，与斯拉夫文化中执掌生殖与丰产的异教神Kuren有关。

② 此处原文为Pusta Hrusta。Pust指每年2月在普图伊举办的狂欢节；hrust是指饮食过度的人。而Pust Hrust是指象征了这个狂欢节的，戴面具、身套山羊皮的人形偶。

第二章 地铁站里的塔西佗^①

一个如同从柏林夏洛滕堡赶赴普伦茨劳贝格的漫长旅程一样拉长的钟点，因为琳琅满目的酒吧的名字，被缩短了。“黑酸”(Schwarz Sauer)，“非彼即彼”(Entweder oder)，“俏佳人弗里达”(Flotte Frieda)，姑且这么理解，“柏林巴别塔”(Babel Berlin)，“高尔基公园”(Gorki Park)——它们的室内装潢无不具有入时的残山剩水风格；大麻的幽香如故，刚刚从一间非常非常非常凉的冷藏室跨出来的侍者们陆续送上温热的啤

^①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A. D. 55—120 年)，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代表罗马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著有《演说家对话录》、《日尔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